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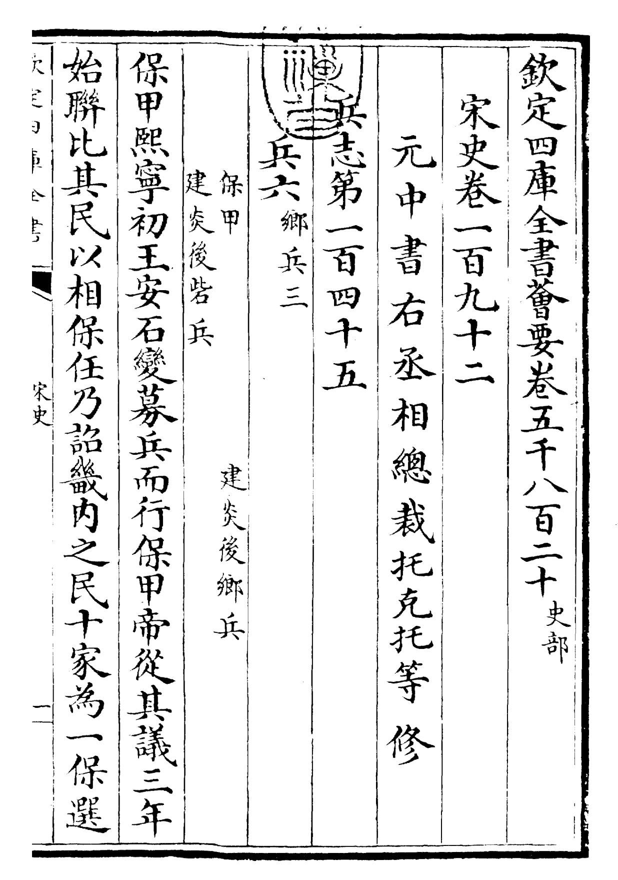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宋史卷一百九十二 三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禄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八百二十　史部

宋史卷一百九十二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兵志第一百四十五

兵六　鄉兵三

保甲　建炎後鄉兵

建炎後砦兵

保甲熙寧初王安石變募兵而行保甲帝從其議三年始聯比其民以相保任乃詔畿內之民十家為一保選

主户有幹力者一人為保長五十家為一大保選一人為大保長十大保為一都保選為衆所服者為都保正又以一人為之副應主客户兩丁以上選一人為保丁附保兩丁以上有餘丁而壯勇者亦附之内家貲最厚材勇過人者亦充保丁兵器非禁者聽習每一大保夜輪五人儆盜凡告捕所獲以賞格從事同保犯强盜殺人放火强姦畧人傳習妖教造畜蠱毒知而不告依律伍保法餘事非干已又非敕律所聽糾皆毋得告雖知

情亦不坐若於法類保合坐罪者乃坐之其居停强盗三人經三日保隣雖不知情科失覺罪逃移死絶同保不及五家併他保有自外入保者收為同保户數足則附之俟及十家則别為保置牌以書其户數姓名既行之畿甸遂推之五路以達于天下時則以捕盜賊相保任而未肄以武事也四年始詔畿内保丁肄習武事歲農隙所隷官期日於要便鄉村都試騎步射並以射中親疎遠近為等騎射校其用馬有餘藝而願試者聽第

一等保明以聞天子親閲試之命以官使第二等免當年春天一月馬藁四十役錢二千本户無可免或所免不及聽移免他户而受其直第三第四等視此有差藝未精願俟閲試或附甲單丁願就閲試者並聽都副保正武藝雖不及等而能整齊保户無擾勸誘丁壯習藝及等捕盜比他保最多弭盜比他保最少所隸官以聞其恩視第一等馬都副保正有闕選大保長充都副保正雖勸誘丁壯習藝而輒彊率妨務者禁之吏因保甲

事受賍斂掠加乞取監臨三等杖徒編管配隷告者次第賞之命官犯者除名時雖使之習武技而未番上也五年右正言知制誥判司農寺曽布言近日保户數以狀詰縣願分番隷廵檢司習武技提點司以聞朝廷及司農寺未敢輙議願下提點司送中書詳審付司農具為令於是詔主户保丁願上番於廵檢司十日一更疾故者次番代之月給口糧薪菜錢分番廵警每五十人輪大保長二都副保正一統領之都副保正月各給錢

七千大保長三千當番者毋得輒離本所捕逐劇盜雖
下番人亦聽追集給其錢斛事訖遣還毋過上番人數
仍折除其上番日巡檢司量留廂界給使餘兵悉罷應
番保丁武技及第三等已上並記于籍遇歲凶五分已
上者第振之自十五石至三石為差十一月又詔尉司
上番保丁如巡檢司法六年詔開封府畿以都保置木
契左留司農寺右付其縣凡追胥閱試肄習則出契是
月又詔行於永興秦鳳河北東西河東五路唯毋上番

餘路止相保任毋習武藝內荆湖川廣並邊者可肄武事令監司度之後惟全部土丁邕欽洞丁廣東槍手改為保甲者則肄焉十二月乃罷河北西路強壯緣邊弓箭社係籍番上巡守者初開封府畿五路保甲及五萬人二年一解發詣京師閱試命官開封府畿十人五路七人八年詔開封府畿及一萬人五路及一萬五千人各許解發一人九年樞密院請自今都副保正義勇軍校三年一比選縣考其訓習武藝及等最多捕察而盜

賊最少者上于州州上所轄官司同比較以聞或中選人多則擇武藝最優者額外尚有可解發者則第其次為之旌勸第一次州縣籍記姓名犯杖以下聽贖第三次以等第賜杖子紫衫銀帶犯徒罪情輕奏裁累及三次者降宣補之給馬及芻菽五路義勇軍校二千解發毋得過三人保甲都副保正之解發者亦以二年府解六人河北河東各四人永興秦鳳等路七人都保正指揮使與下班殿侍副保正副指揮使與三司軍將正副

都頭與守闕軍將並賜衣及銀帶銀裹頭杖給馬有差初保甲隸司農熙寧八年改隸兵部增同判一主簿二幹當公事官十分按諸州其政令則聽于樞密院十年樞密院副都承旨張誠一上五路義勇保甲敕元豐元年翰林學士權判尚書兵部許將修開封府界保甲敕成書上之詔皆頒焉二年十一月始立府界集教大保長法以昭宣使入内内侍省副都知王中正東上閤門使狄諮兼提舉府界教保甲大保長總二十二縣為教

場十一所大保長凡二千八百二十五人每十人一色事藝置教頭一凡禁軍教頭二百七十都教頭三十使臣十弓以八斗九斗一石為三等弩以二石四斗二石七斗三石為三等馬射九斗八斗為二等其材力超拔者為出等當教時月給錢三千日給食官予戎械戰袍又具銀楪酒醪以為賞犒三年大保長藝成乃立團教法以大保長為教頭教保丁焉凡一都保相近者分為五團即本團都副保正所居空地聚教之以大保長藝

成者十人衮教五日一周之五分其丁以其一為騎二為弓三為弩府界法成乃推之三路各置文武官一人提舉河北則狄諮劉定陜西則張山甫河東則黄廉王崇拯以封樁養贍義勇保甲錢糧給其費是歲引府界保甲武藝成帝親閲録用能者餘賜金帛四年改五路義勇為保甲狄諮劉定部領澶州集教大保長四百八十二人見於崇政殿名執政賜坐閲試補三班借職差使借差凡三十六日餘賜金帛有差遷諮四方館使定

集賢校理又詔曰三路見訓民兵非火什長藝成須使行府界團教之錢糧官吏並如畿縣未知及期能辦與不若更稽延日月必致有悮措置大法可令承旨取索會校之其年府界河北河東陝西路會校保甲都保凡三千二百六十六正長壯丁凡六十九萬一千九百四十五歲省舊費緡錢一百六十六萬一千四百八十三歲費緡錢三十一萬三千一百六十六而團教之賞為錢一百萬有奇不與焉凡集教團教成歲遣使則謂之

提舉按閱卒以近臣挾内侍往給賞錢按格令從事諸路皆以畨次藝成者為序卒五六歲一遍獨河東以金帛不足乃至十一歲上以晉人勇悍介遼夏間講勸宜不可後詔賜緡錢十五萬時繫籍義勇保甲及民兵凡七百一十八萬二千二十八人云熙寧九年之數保甲立法之初故老大臣皆以為不便而安石主議甚力帝卒從之今悉著其論難使來者考焉帝嘗論租庸調法而善之安石對曰此法近井田後世立事粗得先王遺意則無

不善今亦無不可為顧難速成爾及帝再問則曰人主誠能知天下利害以其所謂害者制法而加於兼併之人則人自不敢保過限之田以其所謂利者制法而加於力耕之人則人自勸於力耕而授田不能過限然此須漸乃能成法使人主誠知利害之權因以好惡加之則所好何患人之不從所惡何患人之不避若人主無道以揆之則多為異議所奪雖有善法何由立哉帝謂府兵與租庸調法相須安石則曰今義勇土軍上番供

役既有廩給則無貧富皆可以入衛出戍雖無租庸調法亦自可為第義勇皆良民當以禮義奬養今皆倒置者以涅其手背也教閱而縻費也使之運糧也三者皆人所不樂若更毆之就敵使被殺戮尤人所憚也馮京曰義勇亦有以挽彊得試推恩者安石曰挽彊而力有不足則絶於進取是朝廷有推恩之濫初非勸奬使人趨武用也今欲措置義勇皆當反此使害在於不為義勇而利在於為義勇則俗可變而衆技可成臣願擇鄉

閭豪傑以為將校稍加獎拔則人自悅服矧令募兵為宿衛及有積官至刺史以上者移此與彼固無不可況不至如此費官祿已足使人樂為哉陛下誠能審擇近臣皆有政事之材則異時可使分將此等軍矣令募兵出於無賴之人尚可為軍廂主則近臣以上豈不及此輩此乃先王成法社稷之長計也帝以為然時有欲以義勇代正兵者曾公亮以為置義勇弓手漸可以省正兵安石曰誠然第令江淮置新弓手適足以傷農富弼

亦論京西弓手非便安石曰揆文教奮武衛先王所以待遠邇者固不同今處置江淮與三邊事當有異帝又言節財用安石對以減兵最急帝曰比慶歷數已甚減矣因舉河北陝西兵數慮募兵太少又訓擇不精緩急或闕事安石則曰精訓練募兵而鼓舞三路之民習兵則兵可省臣屢言河北舊為武人割據內抗朝廷外敵四鄰亦有禦奚契丹者兵儲不外求而足今河北户口蕃息又舉天下財物奉之常若不足以當一面之敵其

施設乃不如武人割據時則三路事有當講畫者在專用其民而已帝又言邊兵不足以守徒費衣廪然固邊圉又不可悉減安石曰今更減兵即誠無以待急緩不減則費財困國無已時臣以為儻不能理兵稍復古制則中國無富疆之理帝曰唐都長安府兵多在關中則為疆本今都關東而府兵盛則京師反不足待四方安石曰府兵在處可為又可令入衛則不患本不彊韓絳吕公弼皆以入衛為難文彦博曰如曹濮人專為盜賊

豈宜使入衛安石曰曹濮人豈無應募皆暴猾無賴之人尚不以為虞義勇皆良民又以物力户為將校豈當復以為可虞也陳升之欲令義勇以漸戍近州安石曰陛下若欲去數百年募兵之敝則宜果斷詳立法制令本末備具不然無補也帝曰制而用之在法當預立條制以漸推行彦博等又以為土兵難使千里出戍安石曰前代征流求討党項豈非土兵乎帝曰募兵專於戰守故可恃至民兵則兵農之業相半可恃以戰守乎安

石曰唐以前未有點兵然亦可以戰守臣以謂募兵與民兵無異顧所用將帥如何爾將帥非難求但人主能察見羣臣情偽善駕御之則人材出而為用不患無將帥有將帥則不患民兵不為用矣帝曰經遠之策必至什伍其民費省而兵衆且與募兵相為用矣安石對曰欲公私財用不匱為宗社長久計募兵之法誠當變革帝曰密院以為必有建中之變安石對曰陛下躬行德義憂勤政事上下不蔽必無此理建中所以致變德宗

用盧杞之徒而踈陸贄其不亡者幸也時開封鞠保户有質衣而買弓箭者帝恐其貧乏難於出備安石曰民貧宜有之抑民使置弓箭則法所弗去也往者冬閲及巡檢番上唯就用在官弓矢不知百姓何故至於質衣也然自生民以來兵農為一耒耜以養生弓矢以免死皆凡民所宜自具未有造耒耜弓矢以給百姓者也然則雖使百姓置弓矢亦不為過第陛下優恤百姓甚至故今立法一聽民便爾且府界素多羣盜攻刼殺掠一

歲之間至二百火逐火皆有賞錢備賞之人即令保丁也方其備賞之時豈無賣易衣服以納官賞者然人皆以謂賞錢宜出於百姓夫出錢之多不足以止盜而保甲之能止盜其效已見則雖令民出少錢以置器械未有損也帝曰賞錢人所習慣則安之如自然不習慣則不能無怨如河決壞民產民不怨決河以壞民產則怨矣帝嘗批陳留縣所行保甲每十人一小保中三人或五人須要弓箭縣吏督責無者有刑百姓買一弓至千

五百十箭至六七百當青黄不接之際貧下客丁安能出辦又每一小保用民力築射垜又自備錢糧起鋪屋每保置鼓遇賊聲撃民居遠近不一甲家遭賊鼓在乙家則無縁聲撃如此須人置一鼓費錢不少可速指揮令止如元議團保覺察盜賊餘無得施行鄉民既憂無錢買弓箭加以傳惑徙之戍邊是以父子聚首號泣者非虚也安石進呈不行帝謂安石保甲誠有斬指者此事宜緩而密安石曰日力可惜帝曰然亦不可遽恐却

沮事安石曰此事自不敢不密權知開封府韓維等言
諸縣團結保甲鄉民驚擾祥符等縣已畢其餘縣乞候
農閒排定時府界諸縣鄉民或自殘傷以避團結安石
辨説甚力時曽孝寛為府界提點榜募告捕扇惑保甲
者雖甚嚴有匿名書封邱郭門者於是詔重賞捕之安
石曰乃者保甲人得其願上番狀然後使之宜於人情
無所驚疑且令居藏盜賊及為盜賊之人固不便新法
陛下觀長社一縣捕獲府界劇賊為保甲迫逐出外者

至三十人此曹既不容京畿又見捕於輔郡其計無聊專務扇惑比聞為首扇惑者已就捕然至京師亦止有二十許人以十七縣十數萬家而被扇惑者才二十許人不可謂多自古作事未有不以勢率衆而能令上下如一者今聯十數萬人為保甲又待其應募乃使之番上比乃以陛下矜恤之至令保甲番上捕盜若任其自去來即孰肯聽命若以法驅之又非人所願且為天下者如止欲任民情所願而已則何必立君而為之張官

置吏也令輔郡保甲宜先遣官諭上旨後以法推行之帝曰然一日帝謂安石曰曾孝寛言民有斬指訴保甲者安石曰此事得於蔡駰趙子幾使駰驗問乃民因斲木誤斬指參證者數人大抵保甲法上自執政大臣中則兩制下則盜賊及停藏之人皆所不欲然臣召鄉人問之皆以為便則雖有斬指以避丁者不皆然也況保甲非特除盜固可漸習為兵既人皆能射又為旗鼓變其耳目且約以免稅上番代巡檢兵又自正長而上能

捕賊者奬之以官則人競勸然後使與大兵相參則可以銷募兵驕志且省財費此宗社長久之計帝謂什伍百姓如保甲恐難成不如便團結成指揮以使臣管轄安石曰陛下誠能果斷不恤人言既便團結指揮亦無所妨然指揮是虛名五百人為一保緩急可喚集雖不名為指揮與指揮使無異乃是實事幸不至大急即免令人駭擾而事集為上策帝遂變三路義勇如府畿保甲法馮京曰義勇已有指揮使指揮使即其鄉里豪傑

今復作保甲令何人為大保長安石曰古者民居則為鄉伍家為比比有長及用兵即五人為伍伍有伍司馬二十五家為閭閭有閭胥二十五人為兩兩有兩司馬兩司馬即閭胥伍司馬即比長第隨事異名而已此乃三代六鄉六軍之遺法其法見於書自夏以來至周不改秦雖決裂阡陌然什伍之尚如古制此所以兵衆而强也征伐唯府兵為近之令舍已然之成憲而乃守五代亂亡之餘法其不足以致安强無疑然人皆恬然不

以因循為可憂者所見淺近也安石又奏義勇須三丁以上請如府界兩丁以上盡籍之三丁即出戍誘以厚利而兩丁即止令於巡檢上番如府界法大畧不過如此當遣人與經畧轉運司及諸州長吏議之及訪本路民情所若所欲因以寓法帝曰河東修義勇强壯法又令團集保甲如何安石對曰義勇須隱括丁數若因團集保甲即一動而兩業就今既遣官隱括義勇又别遣官團練保甲即分為兩事恐民不能無擾或曰保甲不

可代正軍上番否安石曰俟其習熟然後上番然東兵技藝亦弗能優於義勇保甲臣觀廣勇虎翼兵固然令為募兵者大抵皆偷惰頑猾不能自振之人為農者皆朴力一心聽令之人則緩急莫如民兵可用馮京曰太祖征伐天下豈用農兵安石曰太祖時接五代百姓困極豪傑多以從軍為利今百姓安業樂生而軍中不復有如嚮時拔起為公侯者即豪傑不復在軍而應募者大抵皆偷惰不能自振之人爾帝曰兵之強弱在人五

代兵弱至世宗而强安石曰世宗所收亦皆天下亡命强梁之人文彦博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安石曰以兵强天下者非道也然有道者固能柔能剛能弱能强方其能剛强必不至柔弱張皇六師固先王之所尚也但不當專務兵强爾帝卒從安石議帝曰保甲義勇芻糧之費當預為之計安石曰當減募兵之費以供之所供保甲之費纔養兵十之一二帝曰畿内募兵之數已減於舊强本之勢未可悉減安石曰既有保甲

代其役即不須募兵令京師募兵逃死停放一季乃數千但勿招塡即爲可減然令廂軍既少禁兵亦不多臣願早訓練民兵民兵成則募兵當減矣又爲上言令河北義勇雖十八萬然所可奬慰者不過酉豪百數十人而已此府兵之遺意也帝以爲然令議其法樞密院傳上旨以府界保甲十日一番慮太促無以精武事其以一月爲一番安石奏曰令保甲十日一番計一年餘八月當番若須一月即番愈疎又胙與百姓約十日一番

令遼改命恐愈為人扇惑宜俟其習熟徐議其更番且令保甲閱藝入等勸獎至優人競私習不必上番然後就學臣愚願以數年其藝非特勝義勇必當勝正兵正兵技藝取應官法而已非若保甲人人有勸心也元豐八年哲宗嗣位知陳州司馬光上疏乞罷保甲曰兵出民間雖云古法然古者八百家纔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閒民甚多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不妨稼穡自兩司馬以上皆選賢士大夫為之無侵漁之患故卒乘輯

賍動則有功令籍鄉村之民二丁取一以為保甲授以弓弩教之戰陣是農民半為兵也三四年來又令河北河東陝西置都教場無問四時每五日一教特置使者比監司專切提舉州縣不得闗預每一丁教閲一丁供送雖云五日而保正長以泥堋除草為名聚之教場得賂則縱否則留之是三路耕耘收穫稼穡之業幾盡廢也自唐開元以來民兵法壞戍守戰攻盡募長征兵士民間何嘗習兵國家承平百有餘年戴白之老不識兵

華一旦畎畝之人皆戎服執兵奔驅滿野耆舊歎息以為不祥事旣草創調發無法比户騷擾不遺一家又廵檢指使按行鄉村往來如織保正保長依倚弄權坐索供給多責賂遺小不副意妄加鞭撻蠶食行伍不知紀極中下之民罄家所有侵肌削骨無以供億愁苦困弊靡所投訴流移四方襁屬盈路又朝廷時遣使者徧行按閱所至犒設賞賚糜費金帛以巨萬計此皆鞭撻平民銖兩丈尺而斂之一旦用之如糞土而鄉村之民但

若勞役不感恩澤農民之勞既如彼國家之費又如此終何所用哉若使之捕盜賊衛鄉里則何必如此之多使之戍邊境事征伐則彼遠方之民以騎射為業以攻戰為俗自幼及長更無他務中國之民大半服田力穡雖復授以兵械教之擊刺在教場之中坐作進退有似嚴整必若使之與敵人相遇填然鼔之鳴鏑始交其奔北潰敗可以前料决無疑也豈不誤國事乎又悉罷三路廵檢下兵士及諸縣弓手皆易以保甲主簿兼縣尉

但主草市以裏其鄉村盜賊悉委廵檢兼掌廵按保甲教閲朝夕奔走猶恐不辦何暇逐捕盜賊哉又保甲中往往有自為盜者亦有乗保馬行刼者然則設保甲保馬本以除盜乃更資盜也自教閲保甲以來河東陜西京西盜賊已多至敢白晝公行入縣鎮殺官吏官軍追討經歷歲月終不能制况三路未至大饑而盜賊猖熾已如此萬一遇數千里之蝗旱而失業饑寒武藝成就之人所在蜂起以應之其為國家之患可勝言哉此非

小事不可以忽夫奪其衣食使無以為生是驅民為盜也使比屋習戰勸以官賞是教民為盜也又撤去捕盜之人是縱民為盜也謀國如此果為利乎害乎且嚮者干進之士說先帝以征伐開拓之策故立保甲戶馬保馬等法近者登極赦書有云應緣邊州軍仰逐處長吏并巡檢使臣鈐轄兵士及邊上人戶不得侵擾外界務要靜守疆埸勿令騷擾此蓋聖意欲惠綏殊方休息生民中外之人孰不歸戴然則保甲戶馬復何所用哉今

雖罷戶馬寬保馬而保甲猶存者蓋未有以其利害之詳奏聞者也臣愚以為悉罷保甲使歸農召提舉官還朝量逐縣戶口每五十戶置弓手一人畧依緣邊弓箭手法許蔭本戶田二頃悉免其稅役除出賊地分更不立三限科校但令捕賊給賞若獲賊數多及能獲強惡賊人者各隨功大小遷補職級或補班行務在優假弓手使人勸慕然後募本縣鄉村戶有勇力武藝者投充計即令保甲中有勇力武藝者必多願應募若一人缺

額有二人以上爭投者即委本縣令尉選武藝高强者充或武藝衰退者許他人指名與之比較若武藝勝於舊者即令衝替其被替者中不得蔭田如此則不必教閱武藝自然精熟一縣之中其壯勇者既為弓手其羸弱者雖使為盜亦不能為患仍委本州及提點刑獄常按察令佐有取舍不公者嚴行典憲若召募不足且即於鄉村戶上依舊條權差俟有投名者即令充替其餘巡檢兵士縣尉弓手耆老壯丁逐捕盜賊並乞依祖宗

舊法五月以光為門下侍郎光欲復申前說以為教閱保甲公私勞費而無所用是時資政殿學士韓維侍讀呂公著欲復上前奏先是進呈乞罷團教詔府界三路保甲自來年正月以後並罷團教仍依舊每歲農隙赴縣教閱一月其差官置場排備軍器教閱法式番次按賞費用令樞密院三省同立法後六日光再上奏極其懇切蔡確等執奏不行詔保甲依樞密院已得指揮保馬別議立法九月監察御史王巖叟言保甲之害三路

之民如在湯火未必皆法之弊蓋由提舉一司上下官吏逼之使然而近日指揮雖令冬教然尚存官司則所以為保甲之害者十分之六七猶在陛下所不知也此皆奸邪遂非飾過而巧辭強辯以欺惑聖聽將至深之病畧示更張以應副陛下聖意而已非至誠為國家去大害復大利以便百姓為太平長久之計者也此忠義之良心所以猶抑奸邪之素計所以尚存天下之識者皆言陛下不絶害源百姓無由樂生不屏羣邪太平終

是難致臣願陛下奮然獨斷如聽政之初行數事則天下之大體無虧陛下高枕而臥矣十月詔提舉府界三路保甲官並罷令逐路提刑及府界提點司兼領所有保甲止冬教三月又詔逐縣監教官並罷委令佐監教十一月巖叟言保甲行之累年朝廷固已知人情之所共苦而前日下詔蠲疾病汰小弱釋第五等之田不及二十畝者省一月之六教而為三月之併教甚大惠也然其司尚存其患終在令以臣之所見者為陛下言不

敢隱其實以欺朝廷亦不敢飾其事以罔成法夫朝廷知教民以為兵而不知教之太苛而民不能堪知別為一司以總之而不知擾之太煩而民以生怨教之欲以為用也而使之至於怨則恐一日用之有不能如吾意者不可不思也民之言曰教法之難不足以為苦而羈縻之虐有甚焉羈縻不足以為苦而鞭笞之酷有甚焉鞭笞不足以為苦而誅求之無已有甚焉方耕方耘而罷方幹方營而去此羈縻之所以為苦也其教也保長

得笞保正又笞之巡檢之指使與巡檢者又交撻之提
舉司之指使與提舉司之幹當公事者又互鞭之提舉
之官長又鞭之一有逃避縣令又鞭之人無聊生恨不
得死此鞭笞之所以為苦也剏袍市巾買弓絲箭添弦
換包指治鞍轡涼棚畫象法造隊牌緝架僦椅卓圍典
紙墨看定人雇直均菜緡納稭粒之類其名百出不可
勝數故父老之諺曰兒曹空手不可以入教塲非虛語
也都副兩保正大小兩保長平居於家婚姻喪葬之問

遺秋成夏熟絲麻穀麥之要求遇於城市飲食之責望此迫於勢而不敢不致者也一不如意即以藝不如法為名而捶辱之無所不至又所謂廵檢指使者多由此徒以出貪而冒法不顧後禍有踰於保正保長者此誅求之所以為甚苦也又有逐養子出贅壻再嫁其母兄弟析居以求免者有毒其目斷其指炙其肌膚以自殘廢而求免者有盡室以逃而不歸者有委老弱於家而保丁自逃者保丁者逃則法當督其家出賞錢十千以

募之使其家有所出當未至於逃至於逃則其困窮可知而督取十千何可以得故每縣常有數十百家老弱嗟咨於道路哀訴於公庭如臣之愚且知不忍使陛下仁聖知之當如何也又保丁之外平民凡有一馬皆令借供逐場教騎終日馳驟往往饑羸以至於斃誰復敢言其或主家倘因他出一誤借供遂有追呼笞責之害或因官逋督迫不得已而易之則有抑令還取之苦故人人以有馬為禍此皆提舉官吏倚法以生事重為百

姓之擾者也竊惟古者未嘗不教民以戰而不聞其有此者因人之情以為法也夫緣情以推法則愈久而愈行倚威以行令則愈嚴而愈悖此自然之理也獸窮則搏人窮則詐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臣觀保甲一司上下官吏無毫髪愛百姓意故百姓視其官司不啻虎狼積憤銜怨人人所同比者保丁執指使逐巡檢攻提舉司幹當官大獄相繼今猶未已雖民之愚顧豈忘父母妻子之愛而喜為犯上之惡以取禍哉

蓋激之至於此極爾激之至深安知其發有不甚於此者情狀如此不可不先事而慮以保大體而圖安靜夫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先王之通制也一月之間併教三日不若一歲之中併教一月農事既畢無他用心人自安於講武而無憾遂可罷提舉司廢巡教官一以隸州縣而俾逐路安撫司總之每俟冬教於城下一邑分兩番當一月起教則與正長論階級罷教則與正長不相誰何庶使百姓得以優游治生無終年遁逃之苦無侵

漁苛虐之患無爭陵犯上之惡矣且武事不廢威聲亦全豈不易而有功哉惟陛下深計遠慮斷在必行以省多事以為生靈安樂之惠以為國家安靜之福又乞罷三路提舉保甲錢糧司及罷提舉教閱及每歲分保甲為兩番於十一十二兩月上教不必分為四番且不必自京師遣官視教止令安撫司差那使臣為便並從之

元祐元年正月樞密院言府界三路保甲已罷團教其教閱器械悉上送官仍立禁約閏二月詔河北河東西

路永興秦鳳等路提點刑獄兼提舉保甲並依提刑司例各為一司三月王巖叟劾狄諮劉定姦贓狀御史孫升亦言劉定上挾章惇之姦黨下附狄諮之庸材大肆憑陵公行恐喝故真定獲鹿之變起於後澶滑之盜作於前願早正其罪於是諮定皆罷與在外宮觀十一月詔府界三路保甲人户五等已下地土不及二十畝者雖三丁以上並免教從殿中侍御史呂陶之請也紹聖二年七月帝問義勇保甲數宰臣章惇曰義勇自祖宗

以來舊法治平中韓琦請遣使詣陜西再括丁數添刺
熙寧中先帝始行保甲法府界三路得七十餘萬丁設
官教閱始於府界衆議沸騰教藝既成更勝正兵元豐
中始遣使徧教三路先帝留神按閱藝精者厚賞或擢
以差使軍將名目而一時賞賚率取諸封樁或禁軍闕
額未嘗費戶部一錢元祐弛廢深可惜也元符二年九
月御史中丞安惇奏乞教習保甲月分差官按試曾布
言保甲固當教習然陜西河東連年進築城砦調發未

已河北連年水災流民未復以此未可督責訓練帝曰府界豈不可先行布曰熙寧中教保甲臣在司農是時諸縣引見保甲事藝精熟章惇即曰多得班行布曰止是得殿侍軍將然俱更差充巡檢司指揮以此仕宦及有力之家子弟皆欣然趨赴及引對所乘皆良馬鞍韉華楚馬上事藝往往勝諸軍知縣巡檢又皆得轉官或減年以此上下皆踴躍自効然是時司農官親任其事督責檢察極精密縣令有抑令保甲置衣裝非理騷擾

者亦皆衙替故人莫敢不奉法其後乃令上番帝曰且
與先自府界檢舉施行蔡卞曰於先朝法中稍加裁損
無不可之理布以為甚便容檢尋文字進呈十一月蔡
卞勸上復行畿內保甲教閱法帝屢以督曾布是日布
進皇畿內保丁總二十六萬熙寧中教事藝者凡七萬
因言此事固當講求然廢罷已十五年一旦復行與事
初無異當以漸行則人不至於驚擾帝曰固當以漸行
之布曰聖諭如此盡之矣若便以元豐成法一切舉行

當時保丁存者無幾以未教習之人便令上番及集教則人情洶洶未易安也熙寧中施行亦有漸容臣講求施行次第退以語卞卞殊以為不快乃云熙寧初人未知保甲之法今耳目已習熟自不同矣布不答嶽宗崇寧四年樞密院言比者京畿保甲投八百七十一牒乞免教閱又二百三十餘牒遮樞密張康國馬首訴焉是月詔京畿三路保甲並於農隙時教閱其月教指揮勿行五年詔河北東西河東永興秦鳳路各武臣一員充

提舉保甲並兼提刑其見專提舉保甲文臣並罷是月詔京畿差武臣一員充提舉保甲兼提刑仍差文臣提刑兼提舉保甲政和三年四月樞密院言神考制保甲之法京畿三路聚教每番雖號五十日其間有能勤習弓弩該賞者首先拍放一歲之中在場閱教遠者不過二十七日近者止於十八日而已若秋稼災傷則免當年聚教如武藝稍能精熟則有激賞之法斗力出等則免户下春夫科配最高强者則解發引見試藝命官行

之累年人皆樂從惟京東西雖有團成保甲之名未嘗訓以武事慮其間亦有人材甚衆能習武藝可以命官任使之人令欲依三路保甲編修點擇條約從之八月樞密院言諸路團成保甲者六十一萬餘人悉皆樂從無擾其京東西路提舉官任掠已轉一官直秘閣其朝議大夫已上與轉行武臣武功大夫特與轉遥郡刺史餘官減磨勘年有差宣和元年詔提舉保甲督察州縣都保不如令者限一月改正每歲以改正多寡為殿最

二年詔諸路保甲法並遵依元豐舊制京東京西路並罷三年詔先帝若稽成周制保伍之法自五家相比推而達之二十五家為一大保二百五十家為一都保保各有長都各有正正各有副使之相保相愛以察奸慝故有所行諸自外來者同保互告使各相知行止不明者聽送所屬保内盜賊畫時集捕知而不糾又論如律所以糾禁幾察纖悉具備奇邪寇盜何所容跡訪聞法行既久州縣玩習弛廢保丁開收既不以實保長役使

又不以時如修鼓鋪飾粉壁守敗船治道路給夫役催稅賦之類科率騷擾不一遂使寇賊奇邪無復糾察良法美意浸成虛文可令尚書省於諸路提點刑獄或提舉常平官內每路選委一員令專一督責逐縣令佐將係籍人丁開收取實選擇保正長各更替如法使鈐束保丁遞相覺察毋得舍亡賴作過等人遇有盜賊畫時追捕若有過致藏匿者許諸人告首仍具條揭示欽宗靖康元年三月以尚書戶部侍郎錢蓋為龍圖閣學士

陝西五路制置使專一措置京兆府路保甲六月御史胡舜陟奏秦元學兵法三十年陛下拔之下僚爲京畿提刑訓練保甲聞者莫不慰悦乞罷武臣提刑以保甲屬元庶得專一從之十一月京畿提舉秦元集保甲三萬先請出屯自當一面不從金兵薄城又乞行訓練乘間出戰守禦使劉韐奏取保甲自益元謀遂塞云

建炎後鄉兵巡社建炎元年詔諸路州軍巡社並以忠義巡社爲名隸宣撫司後募鄉民爲之每十人爲一甲有甲長有隊長四隊爲一部有部長五部爲一社有社長五社爲一都有都正於鄉井便處

駐劄紹興初罷之

槍杖手 建炎二年令福建招五千人

土豪 建炎四年詔諸州守臣募土豪民兵聽州縣守令節制後存留強壯餘並放散

義兵 紹興十年團集諸州名數不等後皆以縣令為軍正

義士 紹興元年籍興元良家子弟兩丁取一四丁取二每二十人為一隊號曰義士

民兵 建炎二年每五十人為一隊有長副一戶取一丁五丁取二丁淳熙十四年三丁取一五丁取二十丁取三

弓箭手 建炎初應諸路漢蕃弓箭手限百日自陳承襲紹興間以京城外關地依陝西沿邊例招弓箭手蒔種

土丁 紹興中詔依嘉祐措置三時務農一時講武諸縣逐鄉置教場自十一月起教至次年正月罷教

把截將 紹興二十七年詔恭州鴈門控扼之地置土丁二百人

峒丁 建炎三年命江西福建諸處總領官籍定槍杖手峒丁人數以備調遣紹興中罷之

保勝 紹興六年詔金均房三州保甲分為五軍

以保勝為名

勇敢　紹興二年詔池州就招土人充二千為額

保丁　二廣保丁每戶一名土丁父子兄弟皆在其數乾道中以拘留授民罷之

山水砦　詳見砦兵

萬弩手　初熙寧間以鼎澧辰沅靖五郡弓弩手萬三千人散居邊境訓練無事耕作有警調發紹興以後增損靡定

壯丁

民社　乾道四年楚州置

良家子　紹興四年招兩淮關陝流寓及陣亡主兵將子弟驍武不能存立者充月給比強弓手五十人為一隊

義勇　湖北諸郡皆有義勇惟澧州石門慈利不置籍其法取於主戶之雙丁每十戶為一甲五甲為團甲皆有長擇邑豪為總首農隙教武藝食從官司給

湖北土丁刀弩手　政和七年募土丁充授以閒山散居邊境教以武藝紹興因之淳熙中李燾力言其不便罷之

湖南鄉社　舊制以鄉豪領之大者統數百家小者亦二三百家後言者以其不便淳熙中擇其首領使大者不

過五十家小者減半忠勇關外西和階成鳳四州所聚民兵謂之忠勇鎮淮初淮南募邊民號鎮淮軍數至十萬月給視効勇惟不黥涅久之廩不足肆劫掠嘉定初選汰歸農僅存八千餘人以充効用餘補鎮江大軍淮西選二萬六千餘充御前定武軍分為六軍軍設統制忠義民兵福州諸縣舊有忠義社屯結邑民擇豪右為長量授器甲盜由是息人甚賴之後有司煩擾失初意開禧用兵淮襄民兵有籍於官者至用百六十緡以養一兵後又放令歸業而無所歸多散為盜乃令每郡擇豪酋一人授以官民鎮之

建炎後砦兵兩浙西路臨安府十三砦外沙海內管界茶槽南蕩東梓上管赭山黃灣砍石奉口許村下塘安吉州七砦管界安吉秀塞呂小幽嶺下塘北豪皐塘平江府八砦吳江吳長許浦福山白茅江灣楊林角頭常山五砦管界小河馬跡香蘭分界

江陰軍二砦申港石牌嚴州五砦威平港口鳳林茶山管界兩浙東路慶元府十砦浙東結埼三姑管界大嵩海內白峯岱山鳴鶴公塘溫州十三砦城下管界館頭青奧梅奧鹿西浦門南監東北三尖北監小鹿大荆台州六砦管界亭埸吳都白塔松門臨門處州二砦管界梓亭江南東路南康軍五砦大孤山水陸四望山河湖左望江南西路隆興府七砦都巡鄔子松門港口定江杉市管界撫州七砦城南會田樂安鎮馬旗步招攜湖平江州六砦管界江內芟石馬當城子頭孤山興國二砦池口樵湖袁州四砦都巡四縣管界白斜臨江軍三砦本軍水陸管界吉州十六砦富田走馬滕永和鎮觀山明德沙溪西平山楊宅栗傳禾山勝鄉造口秀洲新砦北鄉黃茅峽荆

湖南路永州三砦都巡同巡衡永界寶慶三砦黃茅西縣盧溪郴州五砦管界安福清要赤石上猶武岡軍十砦三門石查真良岳溪臨口關硤黃石新寧綏寧永和道州四砦營道寧遠江華永明全州四砦上軍角口吉寧平塘福建路邵武軍十砦同巡檢大寺水口永安明溪仁壽西安永平軍口梅口建寧府七砦黃琦籌嶺盆亭麻沙水吉苦竹仁壽南劒州八砦滄峽洛陽浮流巖前同巡仁壽萬安黃土泉州五砦都巡同巡石井小兆三縣福州四砦辛嶺甘蔗五縣水口興化軍二砦同巡鹽漳州二砦同巡虎嶺廣西路賀州二砦臨賀富川昭州四砦昭平雲峒西嶺直山欽州二砦西縣管界

宋史卷一百九十二

宋史卷一百九十三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兵志第一百四十六

兵七 名募之制

名募之制起於府衛之廢唐末士卒疲於征役多亡命者梁祖令諸軍悉黥面為字以識軍號是為長征之兵方其募時先度人材次閱走躍試瞻視然後黥面賜以

緡錢衣屨而隷諸籍國初因之或募土人就所在團立成取管伍子弟聽從本軍或募饑民以補本城或以有罪配隷給役取之雖非一塗而伉健者遷禁衛短弱者為廂部制以隊伍束以法令當其無事時雖不無爵賞衣廪之費一有征討則以之力戰鬭給漕輓而天下獷悍失職之徒皆為良民之衛矣初太祖揀軍中彊勇者號兵樣分送諸道令如樣招募後更為木梃差以尺寸高下謂之等長杖委長吏都監度人材取之當部送闕

者軍頭司覆驗引對便坐分隷諸軍真宗祥符中重定等杖自五尺八寸至五尺五寸為五等諸州部送闕下及等者隷次軍仁宗天聖元年詔京東西河北河東淮南陝西路募兵當部送者刺指揮二字家屬給口糧兵官代還以所募多寡為賞罰又詔益利梓夔路歲募民充軍士及數即部送分隷奉節川効忠川忠節於是遠方健勇失業之民悉有所歸慶歷七年諸路募廂軍及五尺七寸已上者部送闕下試補禁衛至和元年河北

河東陜西募就糧兵騎以四百人步以五百人為一營嘉祐二年復定等杖自上四軍至武肅忠靖皆五尺巳上差以寸分而視其奉錢一千者以五尺八寸七寸三寸為三等奉錢七百者以五尺七寸六寸五寸為三等奉錢五百者以五尺六寸五寸五分為三等奉錢四百者以五尺五寸四寸五分為二等奉錢三百者以五尺五寸四寸五分四寸三寸二寸為六等奉錢二百者以五尺四寸三寸五分三寸二寸為四等不給奉錢者以

五尺二寸或下五寸七指八指為等唯武嚴御營喝探
以藝精者充諸司筦庫執技者不設等杖七年御史唐
介言比歲等募禁軍多小弱不勝鎧甲請以初創尺寸
為定敢議減縮者論以違制詔禁軍備戰者宜著此令
其備役雄武宣敕六軍搭材之類如軍馬敕治平二年
募陝西土民營伍子弟隸禁軍一營塡止八分又遣使
畿縣南京曹濮單陳許蔡亳州募民補虎翼廣勇人加
賜絹布各一治平四年詔延州募保捷五營以備更戍

熙寧元年詔諸州募饑民補廂軍二年樞密院言國初邊州無警則罷兵今旣講和而屯兵至多徒耗金帛若於近裏糧賤處增募營兵但令往戍極邊甚為便計帝與文彦博及韓絳陳升之吕公弼等議之或以為自古皆募營兵遇事息即罷或以為緣邊之兵不可多減乃命彦博等詳議以聞三年七月詔東西路於有糧草州軍招廂軍共三萬人為額十一月知定州滕甫乞下本路依舊制募弓箭社以為邊備從之四年十二月樞密

院言在京係役兵士舊額一萬八千二百五十九人見闕六千三百九十二人若招揀得足即不須外路勾抽以免不習水土凍餒道斃之患欲於在京及府界京東西河北招少壯兵止供在京功役不許臣僚占差不過朞年可使充足却對減在外招募之數椿管所減糧賜上供以給有司之用從之五年權發遣延州趙卨招到漢蕃弓箭手人騎四千九百八十四為八指揮遂擢吏部員外郎加賜銀絹二百七年分遣使臣諸路選募熙

河效用先以名聞河北河東所募兵悉罷八年詔軍士祖父母父母老疾無侍丁而應募在他處者聽徙九年詔選補捧日天武以下諸軍闕馬軍三分補一步軍十分補五元豐二年二月經制熙河路邊防財用司言岷州床川荔川閭川砦通遠軍熟軍砦乞置牧養十監募兵為監牧指揮其營田乞依官莊例募永濟卒二百人其永濟卒通以千人為額從之七月沿邊安撫司言北邊州軍主管刺事人乞給錢三千選募使臣職員或百

姓為之以鈎致敵情仍選通判及監官考其虛實以行
賞罰從之是年以兖鄆齊濟濱棣德博民饑募為兵以
補開封府界京東西将兵之闕三年又詔府界諸路將
下闕禁軍萬數有司其速募之又詔河北水災闕食民
甚衆宜寄招補軍四年京東西路以調發兵將累請增
戍朝廷以兵員有數多寢其章然州郡實有負山帶海
姦盜所窺亦當過為之慮其令益廣應募者與免貼軍
及他役一年六月詔在京奉錢七百以下選募馬歩軍

萬五千人開封府界及本路共選募義兵保甲萬人如涇原五千人不足於秦鳳路選募五年五月同提舉成都府等路茶場蒲宗閔乞自秦州至熙州量地里遠近險易置車鋪二十八招刺兵士從之八月詔開封府界京西招軍依式賜外仍增錢千十二月詔京城四面巡檢募士於四門取民年三十五以下者又詔河北立額步軍各於逐指揮額外招百人五年詔一歲内能募及百人者加秩一等四月河東路經畧司請以麟州飛騎

府州威遠子弟二十五以下刺為兵七年廣西都鈐轄司言本路土兵闕額數多乞選使臣往福建江南廣東招簡投換兵四千人詔於江南福建路委官招換八年四月河東路安撫使吕惠卿言河東敢勇以三百人為額請給微薄應募者少臣頃仕鄜延路日奏請增三等請給借支省馬給七分草料置營教習自後應募者衆願依陝西路已得指揮從之哲宗元祐元年三月詔河北保甲願投軍人及得上四軍等杖事藝者特許招填

合給例物外更增錢五千中軍以下三千比等杖短一指射保甲第一等弓弩並許招刺從右司諫蘇轍請也六月門下侍郎司馬光言諸州軍兵馬全欠不足守禦之處量與立額招添八年樞密院言今新招兵士多是饑民未諳教閱乞自今往營州軍差官訓練俟十年發遣赴軍前紹聖元年樞密院乞立招禁軍官員賞格如不及數罰亦隨之四年熙河蘭岷路都總管提點熙河蘭岷等路漢蕃弓箭手司言蘭川金城關欲招置步軍

保捷四指揮馬軍蕃落一指揮從之詔陝西路添置蕃落軍十指揮各以五百人為額於永興軍河中鳳翔同華州各置兩指揮並隸住營州軍將下統制訓練委逐路所屬都總管同選官招人初三省密院欲以牧地募民牧養馬久而未集曽布以謂不若增騎兵為簡便兼土兵乃勁兵又諸路出戍者已竭及建此議衆翕然皆以為允帝亦樂從之盖收租見存者七百萬歲額一百七十萬而十指揮之費二十五萬而已故可與募人養

馬之法兼行也徽宗崇寧元年湖北都鈐轄舒亶奉旨相度名募施黔州土丁致討辰沅山猺每州無過七百人緣猺賊深在溪洞險阻不通正軍故也三年京東等路招軍五萬馬軍以崇捷崇鋭名步軍以崇武崇威名四年七月熙河蘭湟路轉運使洪中孚自河東入覲帝問崇威崇鋭新兵教閲就緒否中孚曰教閲易事也臣不知藝祖取天下之兵與祖考所分將兵曾無減損若未嘗減損似不須增蓋兵貴簡練不貴多今遽增二軍

所費至廣臣不知獻議者於經費之外别有措置或只仰給朝廷也帝愕然曰初議增兵未嘗議費可即罷去中孚曰惰游之卒不復安於南畝令一旦罷遣强者聚而為盜弱者轉徙則重為朝廷憂不若使填諸營闕無闕聽於額外收管不一二年盡矣帝稱善九月詔近降指揮在京諸路招崇捷崇武等指揮十萬人又招效忠蕃落指揮及額内不足人數慮卒難敷額可先招崇捷崇武十萬人候人數稍見次第即具申取旨五年詔抑

勅諸色人投軍者並許自身及親屬越訴其已刺字仍並改正政和二年廣西都鈐司奏廣西兩將額一萬三百餘人事故逃亡於荆湖南北江南東西寄招縁諸路以非本職多不用心令兵闕六分欲乞本路鄰路有犯徒并杖以下情重之人除配沙門島廣南遠惡并犯强盜兇惡殺人放火事干化外並依法外餘並免決刺填從之四年中衛大夫童師敏言東南州郡例闕廂軍凡有役使並是和雇若令諸郡守臣并提刑司措置招填

庶可省費從之宣和元年高陽關路安撫使吴玠奏手詔招填諸路禁軍闕額以十分為率招及四分以下遞展磨勘年七分以上遞減磨勘年高陽關路河間府滄霸恩州信安軍招填數足乞行推賞從之二年手詔比聞諸路州軍招置廂軍河清壯城等往往怯懦幼小不及等樣虛費廪食不堪驅使令後並仰遵著令招填如違戾以違制論四年正月兩浙東路鈐轄司奏乞將温處衢婺州元管不係將禁軍六指揮更招置增為十指

揮並以五百人為額凡五千人庶成全將及吏於台州招置不係將禁軍一指揮以四百人為額從之三月臣僚言竊聞道路洶洶相怖云諸軍捉人刺涅以補闕額率數人驅一壯夫且曳且毆百姓叫呼或齧指求免日者金明池人大和會忽遮門大索但長身少年牽之而去云充軍致賣蔬茹者不敢入城行旅市人下逮奴隸皆避藏恐懼事駭見聞今國家閒暇必欲招塡禁旅當明示法令賚以金帛捐財百萬則十萬人應募矣捉人

於途實虧國體流聞四方傳播遠邇殊為未便伏望亟
行禁止以弭疑畏時寶籙宫道士張繼滋因往尉氏亦
被刺涅事聞手詔提刑司根治四月臣僚因言招刺闕
額禁軍樞密院立限太遽諸營弗戢人用大駭幸不旋
踵德音禁止羣情悦服其已被刺涅而非願者頗亦改
正尚有經官求免而未得者輦轂若此況其遠乎竊聞
小人假借聲勢因縁奪攘所在多有若或哀鳴得脱其
家已空令往來猶懐畏避伏望聖明特賜戒敕應在外

招軍去處毋得横濫從之七年減捘庭用度減侍從官以上月廪罷諸兼局有司據所得數撥充諸路糴本及募兵賞軍之用欽宗即位詔守令募州縣鄉村土豪為隊長各自募其親識鄉里以行及五十人以上先與進義副尉三百人以上與承信郎募文武官習武勇者為統領行日所發州軍授以器甲人給糧半月地里遠者所至州縣接續批支京畿輔郡兵馬制置使司言諸路召募敢勇効用每名先給錢三千赴本司試驗給據訖

支散銀絹激賞若監司知通令佐并應有官人能召到敢勇効用事藝高強及二百人以上者乞與轉一官每加二百人依此或監司郡守州縣官以下應縁軍期事件稍有稽緩並依軍法從之靖康元年春正月臣僚言諸路見招募人兵縁逐處漕計闕乏乞於近州應奉司及延福宮西城錢帛並許請用庶得速辦從之又詔龍猛龍騎歸遠壯勇諸軍闕額可行下諸路揀選配塡又詔已降指揮逐處各以名募効用敢勇武藝人數多寡

等第推賞又詔聞希賞之人抑勒强募自令並取情願敢有違戾當議重罰毋得將羸弱不堪出戰及已有係軍籍者一例充募及詔募武舉及第有材武方略或有戰功曾經戰陣及經邊任大小使臣不以罪犯已發未叙及武學有方略智謀及曾充弓馬所子弟及諸色有膽勇敢戰之人並許赴親征行營司又詔募陜西土人為兵并使臣効用等赴姚平仲軍使喚其應募人修武郎已上二十貫進義副尉以上十五貫軍人百姓十貫

並於開封府應管官錢内支四月詔已降指揮發還歸

朝人往大金軍前如不願往所在量給口券津遣元有

官守人並不釐務支奉給之半其願效力軍前者許自

陳五月河北河東路宣撫司奏河北諸州軍所管正兵

絶少又陜西游手惰民願充軍者亦衆祇縁招刺闕乏

例物是致軍額常闕今若給一色銀絹折充例物犒設

起發名募人作義勇止於右臂上刺字依禁軍例物支

衣糧料錢陜西五路共可得二萬人比之淮浙等路所

得將兵實可使喚從之詔遣文武官各一員前去陝西
路募兵二萬人赴闕遂命趙鼎特除開封府曹官种湘
差宣撫司準備將領並充陝西路幹當公事專一募兵
是月遣戶部員外郎陳師尹往福建路募槍杖手都水
使者陳求道言朝廷差官往陝西招軍適當歲豐恐未
易招填若就委監司招募保甲啖以例物與免科差以
作其氣可得勁兵五萬從之六月樞密都承旨折彥質
奏西人結連東國為日甚久豈無覬覦關中之志即令

諸路人馬皆空萬一敵人長驅何以枝梧言之可為寒心朝廷似未深慮也河東河朔之患已形人故憂之陜西之患未作人故忽之若每路先與十萬緡令帥臣招募土人為保護之計責以控扼不得放令侵入仍須朝廷應副漕司乘時廣行儲蓄以為急務又開封府尹聶山奏招兵者今日之急務近縁京畿諸邑例各招刺至於無人就募則强捕村民及往來行人為之遂致里旼奔駭商旅不行殊失朝廷愛民之意檢準政和令諸盜

再犯杖以上情理不可決放而堪充軍者給例物刺充廂軍令京城裏外間有盜賊皆是豪猾無所畏憚雖經斷罪頑惡弗悛若依上條刺充廂軍不惟得強壯之用又且收集姦黠不復為盜如允所請則自内及外皆可見之施行從之七月陝西五路制置使錢蓋言都水使者陳求道請招刺保甲五萬充軍緣比來陝右正兵數少全藉保甲守禦及運糧諸役差使外所餘無幾若更招刺五萬充軍則是正丁占使殆徧不唯難以選擇兼

慮民情驚疑别致生事欲乞令州縣曉諭保甲取其情願如未有情願之人即乞令保甲司於正丁餘數内選擇通赴闕人共成七萬可以足用從之是月錢蓋奏陜西募土人充軍多是市井烏合不堪臨敵令折彦實支陜西六路銅錢各十萬緡每名添錢十千自可精擇少壯及等杖人可得正軍一萬六路共得六萬人從之十月樞密院奏名募有材武勇鋭及膽勇人并射獵射生户從之又奏福建路有忠義武勇立功自效取仕之人

理宜名募除保甲正兵外弓手百姓曾行有罪軍人並聽應募如有武藝高強實有膽勇衆所推服願應募為部領人者依逐項名目權攝部領各以所募人數借補官資從之十一月京城四壁共十萬人黄人黄旗滿市時應募者多庸匄殊無鬬志閏十一月何㮚用王健募奇兵雖操瓢行乞之人亦皆應募倉卒未就紀律奇兵亂敺王健殺使臣數十人內前大擾王宗濋斬渠魁數人乃定及出戰為鐵騎所衝望風奔潰殲焉十一月詔

諸軍詐效蕃裝焚刼財物限十日賫臓自首與免罪仍名募潰兵收管給口食馬逃亡之法國初以來各有增損熈寧五年詔禁軍奉錢至五百而亡滿七日者斬舊制三日者死初執政議更法請滿十日帝曰臨陣而亡過十日而首得不長姦乎安石曰臨陣而亡法不計日即入斬刑今當立在軍興所亡滿三日論如對寇賊律樞密使蔡挺請沿邊而亡滿三日者斬安石曰沿邊有非軍興之所不可一概坐以重刑本立重法以禁避寇

賊及軍興而已帝曰然文彦博固言軍法臣等所當總
領不宜輕改如前代銷兵乃生變安石曰前代如杜元
頴等銷兵乃其措置失當非兵不可銷也且當蕭俛時
天下兵至多民力不給安得不減方幽州以朱克融等
送京師請毋遣克融還幽州煽衆為亂而朝廷乃令克
融等飄泊京師久之不調復遣歸北克融所以復亂亦
何預銷兵事彦博曰國初禁軍逃亡滿一日者斬仁宗
改滿三日當時議者已慮壞軍法安石曰仁宗改法以

來活人命至多然於軍人逃亡比舊不聞加多仁宗改法不為不善帝乃詔增為七日元豐元年知鄂州王韶言乞自今逃亡配軍為盜聽捕斬賞錢詔坐條劄韶照會如所犯情重罪不致死奏裁三年六月詔軍士民兵逃亡隨軍効用若首獲並械送所屬論如法雖立戰功不賞仍不許以功贖過令隨軍榜諭四年詔沈括奏以軍前士卒逃亡潰散在路本非得已須當急且招安卿可速具朝旨出榜云聞戰士止是不禁饑寒逃歸其家

可各隨所在城砦權送納器甲請給糧食聽歸所屬節次具招撫數以聞崇寧四年九月樞密院言熙河都總管司舊無兵籍乞令諸將各置籍日具有無開收旬具元額見管及逃亡事故細目申總管司本司揭貼都簿委機宜一員逐時抽摘點檢從之十月尚書省言今所在逃軍聚集至以千數小則驚動鄉邑大則公為刼盜累降指揮許以首身或令投換終未革絶昔神宗以將不知兵以兵不知將故分領將統兵官司凡兵之事無

所不統則其逃亡走死豈得不任其責檢會將敕與見
行敕令皆未有將官與人員任責之法致今來兵將不
加存恤勞役其身至於逃避而任職之人悉不加罪近
日熈河一路逃者幾四萬將副坐視而不禁人員將校
故縱而不問至逃亡軍人所在皆有蓋自來立法未詳
兼軍中長行節級人員將校什長相統同營相依上下
相制豈得致其逃亡漫不省察況招軍既立賞格則逃
走安可無禁令条詳修立賞罰十數條並從之五年樞

密院備童貫所言陝西等處差官招諭逃亡軍人並許所在首身更不會問便支口劵令歸本營邊上軍人憚於戍守之勞往往逃竄於內郡首身遂得口劵歸營恐相習成風有害軍政乞自今應軍人首身並須會問逃亡赦限依令來招諭指揮若係赦後逃亡即乞依條施行從之大觀三年樞密院備臣僚言云自陝西路提點刑獄吳安憲始陳招誘逃亡廂禁軍之法乃著許令投換改刺之令自此諸弊寖生軍律不肅朝廷洞見其弊

已嚴立法然尚有冒名一節其弊未除請如主兵官舊曾占使書札作匠雜技手業之徒或與統轄軍員素有嫌忌意欲舍此而就彼或所部逃亡數多欲避譴責輒將逃軍承逃亡之名便與請給既避譴責又冒請受上下相蒙莫之能革致使軍士多懷擅去之心者良以易得擅往之地也若加重賞申以嚴刑庶革斯弊有裨成法從之四年樞密院言諸路及京畿逃亡軍數居多雖赦敕立限許首終懷畏避若諸路專委知州通判或職

官一員京畿委知縣若招誘累及三百人以上與減一年磨勘五百人以上一年半千人以上取旨推恩於理為便政和二年臣僚言祖宗軍政大備無可議者比多逃亡者縁所在推行未至及主兵司官遵奉未嚴故也其獘有六一曰上下率斂二曰舉放營債三曰聚集賭博四曰差使不均五曰防送過遠六曰單身無火聚似此雖具有條禁而犯者極多欲乞下有司推究除兵將官歲終立定賞罰條格外詔諸路提刑司每歲終將本

路州軍不係將禁軍見管及逃亡人數參互比較具最多最少處各一州知通職位姓名申樞密院從之三年十一月開封少尹陳彥修言諸廂收到寒凍赤露共五千七百餘人其間逃軍數多令行措置令欲依押送逃軍格每二十人各差使臣一員付與係押送人各路逐穩便官屋安泊依居養法關請錢米存養候晴和管押前去所有沿路支破口券並依本府押送逃軍法請於合破口券等外更量支盤纏諮每人支盤纏錢三百衲

襖一領候二月晴暖即行發遣四年尚書省看令諸禁軍差發出戍未到軍前或已到而代去半年以上逃亡首獲雖會恩配如捕獲法上軍首身或捕獲會恩配依七日内法下軍本名應配者配千里若本管輒停留與同罪雖該赦仍依配法從之五年立錢監兵匠逃走刺手背法宣和二年手詔逃卒頗多仰宣撫司措置以聞童貫言凡逃卒冬祀大赦已有百日首身免罪之文緣内有元犯雖首身於常法尚合移降移配者即未敢赴

官自陳欲乞在京并京畿京西陝西河東路逃軍自今指揮到日通未滿赦限共一百日許令首身免罪依舊軍分職次收管仍免本司本營問儅及放免官逋如本犯經冬祀赦後猶有移降移配特與原免若限滿不首則依常法科罪凡逃軍係在京住營依限於在京首身者令所隸軍司當日押赴本營若見出戍者即破口劵轉押赴本路駐泊州軍並依前項指揮免罪依舊收管凡逃軍在外依限首身者並於所在日破米二升其縣

鎮砦並限當日解本州軍每二十人作一番差職員管押仍沿路給破口食交付前路州軍轉送住營去處如見出戍即轉駐泊州軍收管凡首身軍人並不許挍換他軍凡所在當職官如能於限内用心招收逃軍措置轉送住營或出戍處收管候滿在外委提刑司在京委開封府取索到營出戍處公文驗人數最優者申宣撫司取旨推恩並從之三年詔江浙軍前等處應逃竄軍兵並特放罪許於本將見出軍路分州縣首身依舊給

請隨處權行收管若走往他處或於住營去處首獲即令所在官司逐旋發遣赴本將應副使喚仍委逐路安撫鈐轄提刑司覺察如所在輒敢隱芘或逐司不行覺察並論違制四年臣僚言中外士卒無故逃亡所在有之祖宗治軍紀律甚嚴若在戍者還家當役者避事必有轅門之戮令既宥其罪且許投換不制於什伍之長既立赦限又特展日以寬其自首之期臣恐逃亡得計其弊益滋乞除恩赦外不輕與限使知限之不可為常

庶有畏懼從之五年臣僚言今諸軍逃亡者不以實聞諸處冒名請給至於揀閲差役則巧為占破甚不獲已則雇募逋逃以充名數旋即遁去無復實用平居難於供億緩急無以應用而姦人攘臂其間坐費財賦雖開收勘斂法制滋詳而共利之人一體傳會望賜處分先令當職官覈見實數保明申逹轉運司期日委諸郡守貳點閲仍關掌兵官司照會行下不可勾押至州者差官就閲期以同日究見的實稍涉欺罔根治不赦監司

使者分郡覆實具數申達于朝以待差官分按必行罪賞使官無虚費而軍有實用則紀律可明國用可省詔送樞密院條畫措置七年二月尚書省言開封府狀乞應在京犯盜配降出外之人復走入京投换者許人告捕科以逃亡捕獲之罪酌情增配其官司及本營典首人員曹級容庇收留各杖一百因致為盜者依差使配軍入京作過法與犯人同罪罪止徒二年不以去官赦原減及在京犯罪編管出外逃亡入京之人雖有斷罪

增加地里條法縁止是募告賞格太輕是致往往復走入京欲乞元犯杖罪賞錢十貫徒罪二十貫流罪三十貫並以犯事人家財充從之十二月詔應諸路逃竄軍人或已該赦恩出首避免却歸出戍去處再行逃竄之人令於所在去處首身並特與免罪於一般軍分安排支破請給發赴軍前使喚靖康元年三月詔隨從行宮禁衛軍兵等有逃亡者並依法施行五年臣僚言泗州頃遣勤王之師管押者不善統制類多逋歸既而畏法

不敢出本州遂開閤請受在外無以給養竊慮因聚為盜恐他州亦多如此乞勅應勤王兵有逃歸已經赦宥者並令首身從之六月詔應河東潰散諸路將佐並仰逐路帥守發遣赴河東河北制置司以功贖過河北路制置司都統制王淵言被旨差充招集种師道等下潰散人馬應援太原限滿不首即寄禁家屬許人收捕赴軍前重行處置從之仍自指揮到日限以十日河北路制使劉韐奏近制置使种師中領軍到於榆次失利潰

散師中不知存在奉旨師中下應統制將佐使臣等並與放罪臣按用兵失主將統制將佐並合行軍法軍法行則人以主將為重緩急必須護救若不行軍法緩急之際爭先逃遁視主將如路人略不顧恤近年以來高永年陷歿一行將佐及中軍將提轄等未嘗罪以軍法繼而劉法陷歿令种師中又死王事若兩軍相遇勢力不加血戰而敗或失主將亦無可言揄次之戰頃刻而潰統制將佐使臣走者十已八九軍士中傷十無一二

獨師中不出若謂師中撫御少恩紀律不嚴而其受命即行奮不顧身初聞右軍戰却即遣應援比時諸將已無在者至敵兵犯營師中猶未肯上馬使師中有偷生之心聞敗即行亦必得出一時將佐若能戮力相救或可破敵令一軍纔却諸將不有主帥相繼而遁其初猶有懼色既聞放罪遂皆釋然朝廷以太原之圍未解未欲窮治令師旅方興深恐無所懲艾遇敵必不用命欲乞指揮應种師中下統制將佐並依聖旨處分仍令軍

前自効如能用命立功與免前罪今後非立戰功雖該
恩赦不得敘復仍乞優詔褒贈師中以為忠義之勸詔
种師中下統制將佐並降五官仍開具職位姓名申尚
書省餘依劉韐所奏八月河北河東路宣撫司奏近據
都統制王淵捉獲潰敗使臣已管押赴宣撫副使劉韐
軍前交割依軍法施行外訪聞尚有未曾出首將佐使
臣詔限令指揮到日更與展限十日許令於所在州軍
出首仍依元降指揮免罪特與支破遞馬驛劵疾速發

赴軍前自効俟立功日優加推賞如再限滿日更不首身當取見職名重賞購捕定行軍法仍多出榜示諭二年四月詔訪聞諸處潰散軍人嘯聚作過將百姓强刺充軍驅虜隨行使與遇敵使前害枉良民其令有司牓諭被虜强刺之人許以自陳給據各令歸業願充軍者隨等杖刺塡禁廂軍依條支給例物又詔昨逃亡班直諸軍雖已降指揮撫諭並與免罪發歸元處其管押兵官未有指揮可候指揮到許於所在官司自陳亦與免

罪建炎初招募多西北之人其後令諸路州軍告或三
衙招募或選刺三衙軍中子弟或從諸郡選刺中軍子
弟解發復詔滄濱及江淮沿流州軍募善沒水經時伏
藏者以五十為額神武右軍統制張俊言牙軍多招集
烏合之衆擬上等改刺勝捷次等刺振華振武庶得部
分歸一訓練為便詔兩浙江東除江陰軍各募水軍二
百人紹興元年廣東帥臣言本路將兵元五千二百見
千三百十九令擬將官駐劄諸軍洎本路州軍以十分

為率各招其半二年累降令行在諸軍毋互相招收及將別軍人拘執違者行軍法四年詔所招河北人充河北振武餘人刺陜西振華指揮沿江招置水軍備戰艦募東南諳水者充每指揮以五百為額十年詔三京路招撫處置使司招効用軍兵萬人內招使臣二千員十五年福建安撫莫將言汀漳泉劒四州與廣東江西接壤比年寇盜剽刧居民土豪備私錢集社户防捍有勞有司不為上聞推恩破家無所依歸勢必從賊官軍不

習山險且瘴癘侵加不能窮追管屬良民悉轉爲盜請委四州守臣募此游手無歸勇健之人各收千人仍以効用爲名足可備用實永久利詔令張淵同措置二十四年殿前都指揮使楊存中言舊制在京所管捧日天武拱聖驍騎驍勝寧朔神騎神勇宣武虎翼廣勇諸指揮禁軍内捧日天武依條升揀扈衛諸班直拱聖神勇以下升揀捧日天武除逃亡有故僅千九百人請於今年分定月内招千人二十七年楊存中奉旨二衙所招

効用兵令佳招令闕六千七百二十六人若不招塡兵數日損詔本司來年正月為始依舊招募隆興元年步軍司郭振言本司在京日軍額三萬九千五百今行在僅千二百一十九詔招塡千七百八十一人以三千為額刺充神衛虎翼飛山床子弩雄武等指揮乾道七年馬軍司王友直言見管戰馬二千七百餘止有傔馬六百餘人請招傔兵千五百並充雄威詔招千人刺步傔二字步軍司吳挺言步司五軍額二萬五千見闕三千

六百詔令招填淳熙十六年殿前副都指揮郭鈞言淳熙五年住招兵令踰十載戰隊合用火分傔兵闕詔招千人紹熙二年詔歩軍司招軍千人慶元元年詔楚州招到二百六十一人補弩手効用五年詔給降度牒付金州都統招填闕額并揀汰兵照紹熙初年令自五尺四寸至五尺六寸三等招收開禧元年興元都統秦世輔言本司軍多闕額紹興之末管二萬九千餘人乾道三年立額二萬七千今二萬五千四百差戍官占實萬

一百四十三人點閲所部堪披帶人僅六百二十七請從本司酌紹興額招刺參知政事蔣芾言在内諸軍每月逃亡不下四百人若權住招一年半俟財用稍足招強壯不惟省費又得兵精且南渡以來兵籍之數紹興十二年二十一萬四千五百餘人二十三年二十五萬四千五百四十人三十年三十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八人乾道三年三十二萬三千三百一人只此二十三年已增六萬九千六十一人如此何緣財用有餘寳慶二

年知武岡軍吳愈言禁衛兵所以重根本威邊疆太祖

聚天下精兵在京者十餘萬州郡亦十餘萬嘉定十五

年三衙馬步諸軍凡七萬餘闕舊額三萬若以川蜀荊

襄兩淮屯戍較之奚啻數倍於禁衛宜遵舊制擇州郡

禁兵補禁衛闕州郡闕額帥守招塡給定四年臣僚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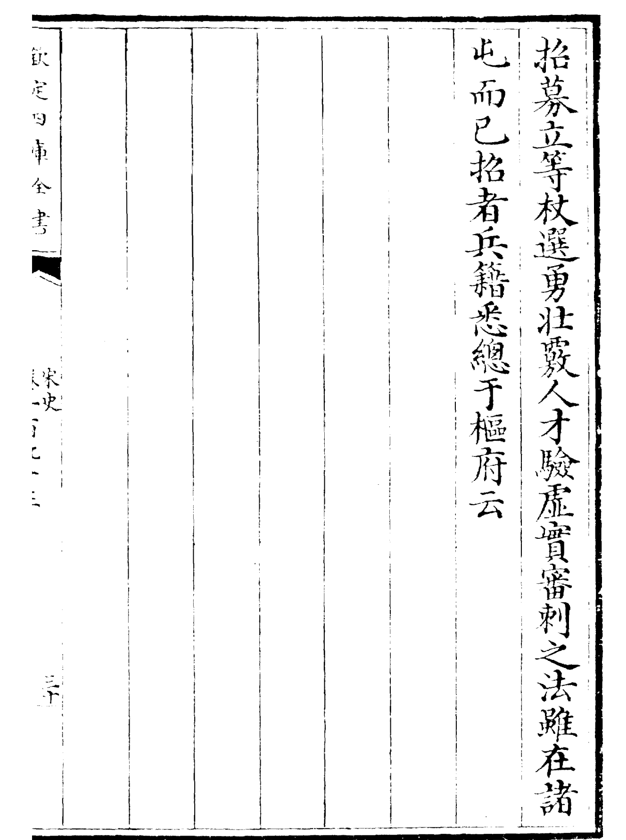
州郡有禁卒有壯城有廂軍有土兵一州之財自足以

給一州之兵比年尺籍多虛月招歲補悉成文具蓋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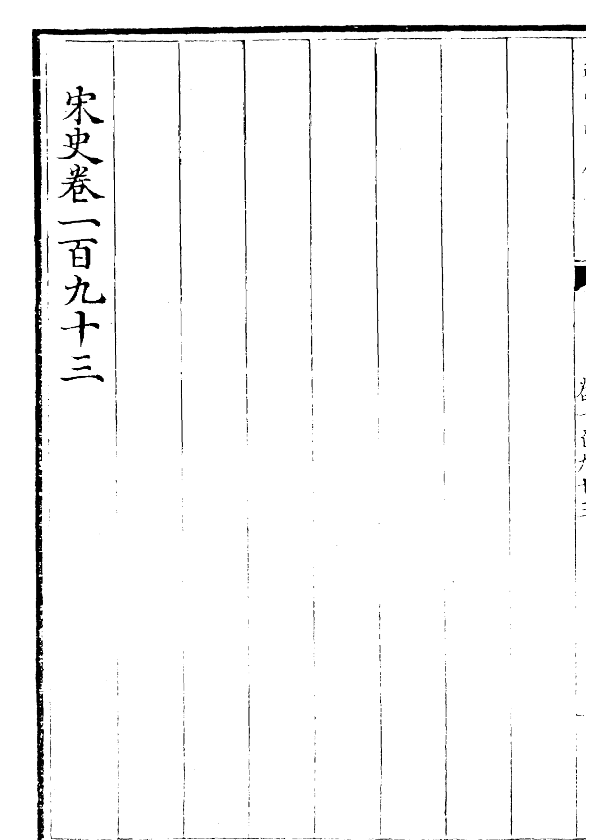
郡吝養兵之費所招無二三逃亡已六七宜申嚴帥臣

應郡守到罷具兵額若干逃故若干招塡若干考其數而黜陟之寶祐閒州郡闕守承攝者遣令招刺不詢材武務盜帑儲咸淳季年邊報日聞召募尤急官降錢甚優厚強刺平民非無法禁所司莫能體上意執民為兵或甘言誑誘或詐名買舟候負販者羣至輒載之去或購航船人全船疾趨所隷或令軍婦冶容誘于路盡涅刺之由是野無耕人途無商旅往往聚丁壯數十而后敢入市民有被執而赴水火者有自斷指臂以求免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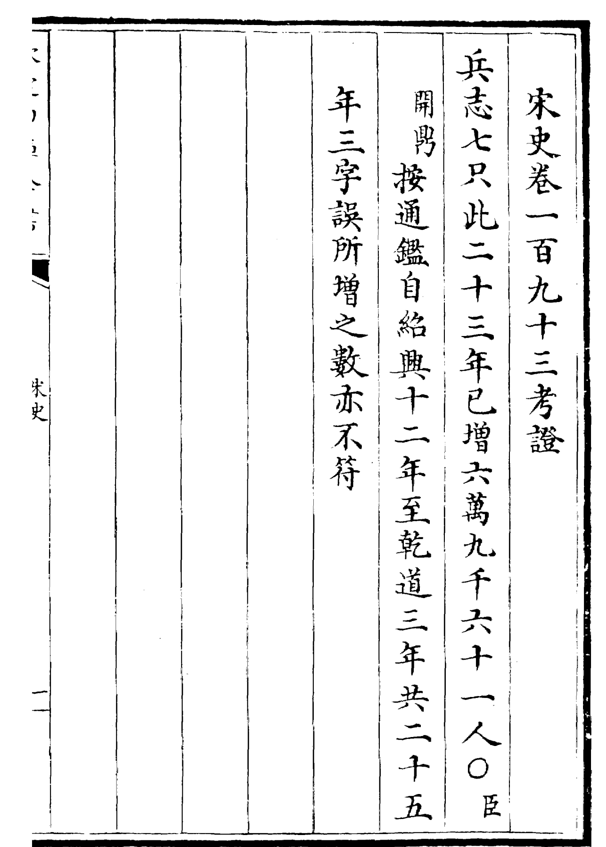
有與軍人抗而殺傷者無頼乘機假名為擾九年賈似道疏云景定元年迄今節次招軍凡二十三萬三千有奇除填額創招者九萬五千近又招五萬謂之無兵不可十年汪立信書抵賈似道陳三策一謂内地何用多兵宜悉抽以過江可得六十萬矣蓋兵不貴多貴乎訓練之有素苟不堪受甲徒取充數將焉用之考之舊制凡軍有闕額即招填熙寧元豐講求民兵之政於是募兵浸減而三衙多虚籍至于靖康禁衛弱矣中興復用



招募立等杖選勇壯數人才驗虚實審刺之法雖在諸
屯而已招者兵籍悉總于樞府云



宋史卷一百九十三



宋史卷一百九十三考證

兵志七只此二十三年已增六萬九千六十一人○臣開駰按通鑑自紹興十二年至乾道三年共二十五年三字誤所增之數亦不符

宋史卷一百九十三考證

謹案卷一百九十二第五頁後七行教保丁馬刋本焉譌馬據監本改

第七頁後七行則多為異議所奪刋本異譌兵據明本改

第十九頁後八行然則保甲户馬復何所用哉刋本哉譌或據通考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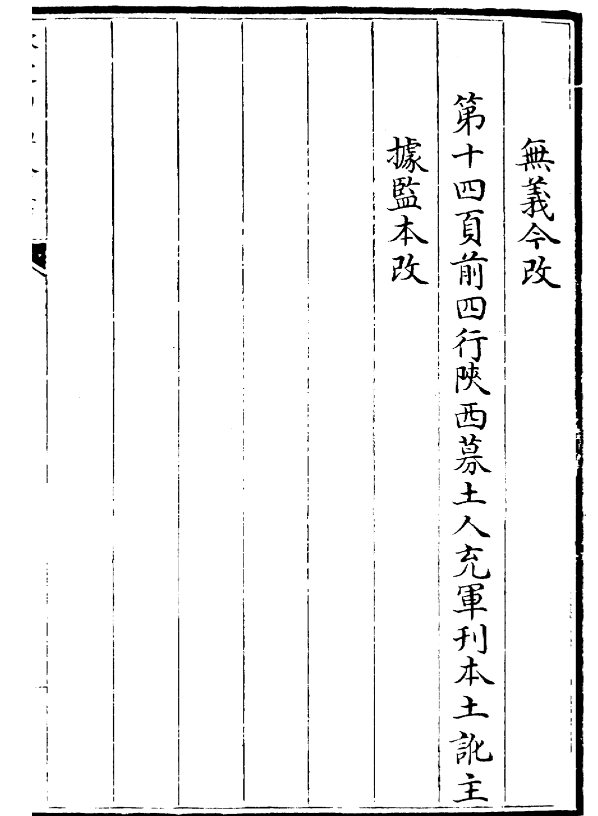
第二十一頁前六行令樞密院三省同立法刋本三省譌一省按職官志門下中書尚書為三省

樞密不稱省作一省非是今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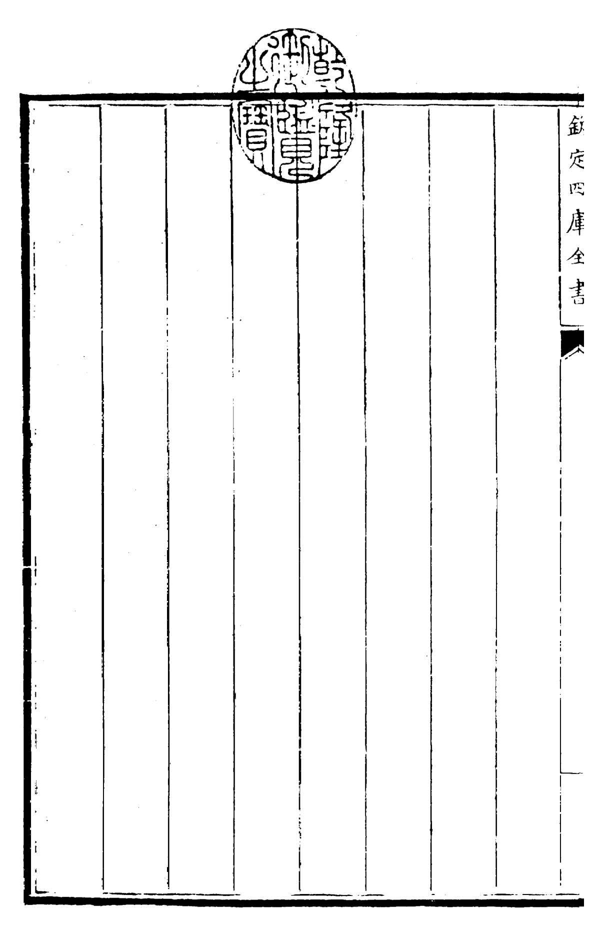
第二十七頁後五行是日布進皇畿内保丁總二十六萬熙寧中教事藝者凡七萬刊本丁下脱總字者下復衍一者字據通考增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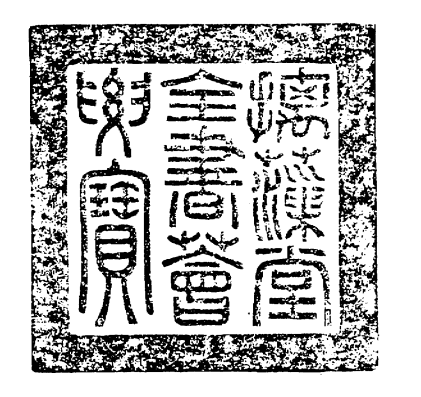
卷一百九十三第五頁前八行詔在京奉錢七百以下刊本奉訛秦據監本改

第十二頁後八行西人結連女真刊本西訛四按下文覘覦闗中及陜西之患等明指西夏作四


無義今改

第十四頁前四行陜西募土人充軍刊本土訛主據監本改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嚴福
謄録監生臣王應璧